詩說考略

詩說攷略卷六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鄘

柏舟

呂東萊讀詩記 史記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

之時共仲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弑之惡也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　共姜之時先王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

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錄之以爲鄘首蓋攷之未詳衛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有共姜暨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諡曰睿聖武公觀於淇奧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嬖至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詩如因一事而發與人皆

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爲次第也

按史記以武公爲弑兄司馬貞已據詩序正之

呂氏援喪大記脫髦証兩髦說尤詳備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注髦幼時剪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至詩之

次第本不關時之先後許氏據史傳以辨諸家

淫風大行僅得共姜之議當矣然前乎此者爲

新臺後乎此者爲牆茨人道盡天理滅柏舟之

詩論時世不應在此而聖人置之於此用以挽

風俗之衰扶綱常之亟或亦編定之微意乎

牆茨

陸氏經典釋文韓嬰曰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顧野王玉篇
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

冓

按呂東萊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冓之言

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顔師古曰冓

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閨內隱奧之處中冓之

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李黃集解中冓之言宮中所冓淫亂之言也一云殿中通謂之中冓范逸齋補傳木交積曰冓又十稀曰冓亦積數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也三說不同詩記載爲有據然治韓魯詩者皆解中冓爲中夜漢書注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自是古義也定宇云廣雅曰冓夜也太元元攡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故下云言之醜也是又不獨見於玉篇矣

蝃蝀

朱氏善詩解頤 婚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非美之正靜自守共美之節幾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一失身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爲中冓之不可讀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之風息矣

按後漢書注引韓詩說刺奔女也朱子集傳從之毛序以爲止奔且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則非徒刺之矣逸齋所謂國人有厭亂者是也蓋下所趨向繫於一人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共亂已極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末章直推到知命案乎君子之言讀朱氏解頗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相鼠

韓詩外傳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漢書王尊爲東平相是時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按左傳叔孫豹與齊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與

王尊說相鼠事同蓋此詩以刺無禮禮所以立命韓詩外傳推衍之故有三死非命之說又按小序云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是直以此詩爲文公作矣白虎通乃以此爲妻諫夫之詩殆三家說歟

載馳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

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耳周十二
月今十月也是采蝱與麥之光非其時特託意以
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
按此說與前所輯草蟲說可以互相發明按左
傳作証尤確以此知詩之託意於物多有不可
泥者矣
衛
淇奥

程子曰淇奥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美內充而文章威儀外著也

按毛傳綠王芻竹萹竹陸氏釋文二草名綠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其說本於爾雅鄭箋孔疏皆同此說朱子集傳則以綠爲色單指竹言從程傳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任彥升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

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則
淇水之有竹也明矣故程子以綠竹爲竹後儒
多從之若鄭箋之意謂綠竹所以美盛由得淇
水潤澤之武公所以德盛由得康叔之餘烈以
淇水比康叔詩中似無此意
李黃集解黃實夫曰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
之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爲虐也孔子以割鷄
爲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人

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其言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且謔而人亦以爲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不能謚曰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於戲謔也

按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蓋有所拘者必有所縱時戲謔則不拘而亦不至於縱此張弛所以得中也自是武公德

此處黃氏引孔子之戲爲証甚善其曰樂之至

而亦無惡於戲謔則是衛人阿其所好矣故錄

之而論其得失如是

考槃

考成也槃樂也毛傳

按鄭氏曰木偃蓋曰槃黃氏一正曰槃者架木

爲屋盤結之義朱子集傳通其義爲盤桓之意

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又引陳氏說謂考扣也槃

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缶拊缶之爲樂也范

逸齋黃櫄夫皆從此說故朱子兼採之王肅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則從毛氏說也薖軸二字解亦紛紛余謂只從首章寬字義訓爲是

歐陽氏詩本義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爲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常

不過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
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
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按歐陽公駁鄭箋極是其解之之意則曰永矢
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
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此最得
詩人之旨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
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如鄭氏說豈得謂貞

隱乎程伊川楊龜山又反其說以爲承矢弗諼自陳不能忘其君承矢弗過自陳其不得過矣之詞承矢弗告自陳不得告君以善訓矢爲陳如皋陶矢厥謨之矢義亦正大然訓陳字則不可加以承字且與上文槃樂寬大之義不類盡此詩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意於仕正易所謂遯世無悶者也朱子集傳亦取歐陽公之說其義精矣

芃蘭

李黃集解　黃寶夫曰桓十二年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即位而以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以爲賢君也若惠公者何足以語於是哉

范逸齋補傳　惠公謝見逐與鄭昭公忽雖異春秋書衛曰

衛侯朔鄭曰忽豈以惠公年幼故恕之昭公無謀故鄙之歟

按小序以爲刺惠公亦如刺昭公猶有齊心之例耳朱子以爲不知所謂因他無明文也又按垂帶悸兮毛傳謂悸悸然有節度朱子謂帶下垂之貌則不如逸齋心悸不能自定之解爲直截蓋不知禮無以立更始既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刮席不敢視此亦

所謂悖者矣

河廣

呂東萊讀詩記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咏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朱氏善詩解頤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反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反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按宋襄賊泓事假爲仁義自遺之禽雖春秋所不許想其爲太子時處骨肉之際必非殘忍性成者敵兆所識應亦不誣使果如朱氏解頣所言則誠不愧爲孝子矣

孔氏正義 此假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嚴氏詩緝 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

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

按毛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則襄之立與未立本不可知孔疏從鄭箋以爲已立宜以渡河爲假託嚴氏詩緝以爲未立宜以渡河爲實事今從其說可也朱子集傳既云衛在河

北宋在河南則是襄公爲太子之時又云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則是衛遷於河南之後其說未免自相矛盾矣

伯兮

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孔氏正義鄭在衛之西南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卽云自

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鄭氏泉謂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觀此則鄭箋以爲宣公時詩信矣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

賈氏誼新書

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之弗敢爲報願長以爲好

按毛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漢唐以來諸儒無異說獨賈長沙

以爲下報上王伯厚詩考曾引晁氏詩序論所
述賈氏語以備一義朱子讀尊孟辨曰詩録木
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爲衛人之情豈以齊桓
爲擧可法是朱子固從序說也而於詩集傳又
疑爲男女贈答之辭余謂此詩從序說證之內
外傳無不脗合內傳載公出處於漕齊公子無
虧救之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城楚邱以封之
是救而封之也內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

人魚軒重錦外傳齊詩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之車馬器服也如是而不思厚報之者非人情矣序說殆不可易倘以爲男女之辭則此詩全不見淫褻之意何所據而云然乎必謂序不可信如賈誼說何得詩人忠厚之情此輔氏廣所以調停其間定爲尋常問遺之詩而亦不敢出狥師說也

王

鄭氏詩譜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孔氏正義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案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

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括地志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故城在洛陽東北二十六里亦周公所築赧王又居

王城

呂氏詩記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

謂東周者東都也厥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成周東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營東都如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王城也後之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成周也後之洛陽是也王城則遷九鼎為成周則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為西周而王城為

東周周既東遷則成周為東周而王城為西周平王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朝之難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

按宗周亦有二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書多方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皆謂鎬京也東遷後定都於洛又謂洛邑為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是也蓋宗周非定名隨所都

而名猶之河南洛陽皆可謂之成周也以其爲

天下所宗謂之宗周以周道成於此謂之成周

黍離

王氏困學紀聞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

太平御覽引韓詩說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

憂思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

范逸齋補傳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于外閔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按逸齋從毛序以爲閔周而解首二句從韓詩說義亦可通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此正韓詩說也而子貢傳申公說

以伯封爲周之大夫則竊其說而謀者耳

朱氏善詩解頤宮室所以奉王尊宗廟所以妥先王而今乃鞠爲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變之怨之而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於豳太王剏造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

無故棄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旣已見之不
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邪訓
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緝旅克復衛物
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
和鄭之桓武旣皆王室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共爵
周公之餘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
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

國之賦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安忍恥頽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陽陽

毛傳 國君有房中之樂

孔氏正義 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

王氏困學紀聞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

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饗承受嘉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追與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按房為左右房敖為燕舞之位執簧由房以聲言執翿由敖以容言皆伶人之職也賢者而相招為此時事不可為矣周之衰也老子為柱下史漢之衰也梅福為市門卒正此詩與簡兮之

義指所謂辭尊居卑者也春官磬師教縵樂燕

樂之鐘磬注燕樂謂房中之樂然則陽陽之君

子其磬師之流亞與

揚之水

條 續讀 詩說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

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

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

違命及其衰也雖命而不至矣其曰不與我戍申者

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者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按鄭箋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孔疏云政教煩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也朱傳從之謂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然室家豈有同戍之理歐陽程蘇以及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皆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此說得之而蘇氏

說尤爲詳盡至朱子此詩後總論有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又與蘇氏之說如出一轍矣

孔氏正義 尚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安國曰呂侯後爲甫

侯周語曰胙四岳國賜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詩
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
時秦趙皆嬴姓而史記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按孔疏謂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說亦有據
似不若朱傳以申故而并及之之說於義較協

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並隸河南皆與我

潁昌府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亦隸河南是謂

許與申相連屬也兵戍之道或據其上游或守

其要害或固其潴蓄戍守本為申而兼戍甫許

職是故歟詩人歌之則以事勢重輕為先後之

序耳

兎爰

孔氏正義作兎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

叛之王與諸侯交搆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諸

侯諸侯繻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亅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皆叛也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於事情未通晦菴傳以爲淫奔者託以行然亦意之

之詞至詩傳折衷戒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讒懼

案嘗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

反古矣

按毛傳謂采葛者自懼讒鄭箋謂喻臣以事出

使則鄭已覺毛之非矣歐陽公本義云采葛采

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之聽讒亦積微而

成戢此比聽讒之說也采苓防有鵲巢悲伯靑

蠅意皆如此至一日不見之語則李范之說尤爲有據

大車

呂氏詩記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按序云陳古孔氏謂周公以來賢大夫李迂仲謂深得夫子無訟之意范逸齋謂與行露美召

伯之意畧同稱之皆過其實故朱子不取陳古之說然如呂氏所云固無妨於從序也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乃自殺王氏詩攷引入魯詩說然此事與左傳不合未可徵信且楚息之詩何得錄於王風乎

鄭

將仲子

毛傳 仲子祭仲也

鄭箋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傷我兄弟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逸齋補傳 鄭非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

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旣失道莊公爲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視其弟豈得爲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

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遏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復何辭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乃謂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而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覩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於殺弟果母

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爲大惡特以肅關雖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逆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然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爲今雖可奈何者此焉𢡟害必自貽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爲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導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陵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真惡人之胸臆也就使莊公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爲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正以刺莊公第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訓譏失教之義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

按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公羊何氏皆深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此詩者遂逆其意如

出一口呂東萊曰觧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蘇潁濱曰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求得所以殺之也李迂仲曰非公畏父毋諸兄人之多言故以大邑封之使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譏也此皆所謂過其實者也至毛西河春秋說鄭傳直與舜之處象周公之處管蔡並論則又平反失常非僅矯枉過正矣故惟逸齋此傳極爲平允嚴氏詩緝曰春秋乃聖人襃貶之法變風

乃國人諷諫之辭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大義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其持論最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較逸齋所駁詩人出爲矯飾之說更進一解然謂左傳以爲譏失教詩序以爲小不忍啓責之極則於克段之事初無怨詞也

羔裘

朱子詩序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令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按詩無刺意辨說極是申培詩說鄭子皮卒子産思之追頌焉蓋本朱子此說而附會之者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産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豈子産作此詩以頌子皮而復賦之以美宣子歟必不然矣

逸齋補傳 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紽五緎五總三者

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謂服是服者有德可觀所以稱其三英之粲也

段昌武毛詩集解　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織為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

按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剛克柔克正直當之此牽合於三之數為言者歐陽不義駁之故後儒多不從其說然歐陽程朱以為裘飾倘屬臆度之辭至范氏段氏始據羔羊素絲三章詮

釋之或謂英者裘衽巛縫緣之飾衽則後有三

故曰三英於義亦通

陳子龍詩問略　義所難裁莫深於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於強大之間鄭之齊偪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國褊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搏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按臥子說自是子產身分

狡童

朱子詩辨序說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君疾之如寇讐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

嚴思菴讀詩質疑史記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

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後之說詩者援此以証鄭風之狡童爲刺昭公愚以爲不然鄭風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詩皆爲昭公而作山有扶蘇之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其詩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昭公所美非美不見賢人而見小人也既以小人爲狡童則此篇狡童亦應指小人一也狡童之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餐兮子指昭公也旣以昭公爲子又以昭公爲狡童厲文之體不應如是且詩人以昭公之故至於不能餐息忠愛之意宛然豈有以狡童目其君之理二也褰裳之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其詩曰狂童之狂也且夫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爲高渠彌所弑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其後傅瑕弑子儀而復立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

旋立旋弑方且惴惴弃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非所謂狂童恣行乎褰裳之狂童不指突忽則此篇之狡童亦不應指昭公三也詩所謂狡童即昭公之所美非美者是也彼狡童兮者嘆昭公之信彼狡童而不與賢人圖事也其詞雖若與麥秀相類而意各有屬不得以箕子爲証

按序以爲刺忽未見以忽爲狂童狡童也以忽爲

狂童狡童者毛鄭之失耳朱子之辨譏論既極
正大嚴氏之論剖晰復極條暢則狂童狡童之
非指忽也明矣然或以爲專指祭仲則亦不然
仲在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
公嘗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鄭風
唯將仲子兮之仲子指祭仲至所謂狂童狡童
蓋指忽所用之人而言不得專目祭仲也至左
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

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乃思楚因此一字遂援錢澄之變倖之臣之說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仲雖爲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則附會失實矣

揚之水

嚴氏詩緝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合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

良士則轉弱爲強矣

許氏詩集傳名物鈔鄭君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誑哉離間之於是自惕而作此詩

按詩序云閔無臣也漢唐宋諸儒宗之朱子初解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怨之所以亡也見呂氏詩記則朱子固與序說同矣嚴氏援王風唐風爲

例論尤明確至許氏以爲兄弟自相保之辭正

所以風諫其上說似異而旨亦同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

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

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

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

之見也

蘇氏詩集傳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文子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稱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異之亦婦人也哉

按此詩序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蘇頴濱詩集傳

古序但存首句余謂施之此詩尤宜盡此詩自

是士君子期會之詩觀韓詩外傳孔子咏以貺

子路及左傳鄭享趙孟餞韓起兩賦此詩可見

乃鄭箋因後序男女失時云云遂謂蔓草有露

仲春之時嫁合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爲說然

猶屬期槩之辭至朱子則直以蔓草露瀼爲男

女苟合之地矣世嘗謂朱子好變毛鄭之說如

此詩之爲淫詩則爲後序者及毛鄭羣啟之也

○鄭風二十一篇唯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焦氏易林云東門之墠茹藘在阪違義不行使我心反劉向五經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藝文類聚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辰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故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蓋自漢唐以來諸儒無異義徵之序說誠然然序特

以爲刺亂而朱子集傳直謂淫者所自作且於此二篇外如將仲子之刺莊公也遵大路風雨之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之刺忽也褰裳之思見正也丰之刺婚姻之道缺也子衿之刺學校不修也揚之水之閔無臣也野有蔓草之思遇時也共十四篇概以爲淫奔而斥之遂至後儒聚訟攻擊不已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於此數篇凡本古序爲論者仍

附錄於後學者可以知所折衷矣或曰鄭衛皆淫聲而鄭之淫詩少於衛孔子獨放鄭聲何也曰放者其聲也非詩也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者皆淫於色而宋亦無詩可知淫不主詩言矣楊升菴云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此論得之或曰嚴華谷云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

言之不繁今詩之多寡其說非歟曰孔子删
詩與否未可知何由知未删以前鄭詩為奚
若耶蓋列國之風唯鄭衛淫亂為甚漢書地里
志云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
焉於鄭亦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若皆歸咎於風土者而不知實教化陵夷之所
致也衛由於宣公帷薄之不修鄭由於忽突爭
儀兵爭之不息下民化之浸為風俗而鄭聲尤

能令聽之者志靡心蕩流而不返孔子所爲獨放之也

詩說考畧卷六終